

光景深处,  
风吹子不落

□浅水

与无患子、银杏等树相比,有些树的种子,虽然枯萎,却固执地留在树上,不愿离开。

野蔷薇过了花季,留下一丛凌乱。藤枝中,显露几簇干枯的花子。野蔷薇的种子,又叫蔷薇子、石珊瑚。猜想野蔷薇风华时,一粒粒红色的小果球,光泽艳丽,姿态优雅,有人形容它“一岁一红果,枝枝挂颗”。到了秋深,草木凝露,惊鸿一枝,红小果累累挂在枝上,呈现出独特俏丽。我在野外,见一丛野蔷薇子,果已枯,仍然滞留在灌木间,未见掉落,也没有谁去采,似有流连之势。

蜡梅在三四月份就有了小果子,挂在枝头,青软,若小杏;七八月,失水分、干瘪;十一、十二月,黝黑,枯萎……等到又爆出鹅黄芽,舒展成冷滑的花瓣,上年的果子仍焉头耷脑地滞在旧枝。

紫薇与紫荆,一字之差,大相径庭。紫荆,花绽春日;紫薇,花团锦簇,从盛夏摇曳至清秋。俗话说,花无百日红,它却百日红。紫薇花褪,那些密如繁星的花蕊,水分失去。在它原先的枝上,一簇花在天幕渐渐隐去,数粒子凸现。花已去,奈何种子不走,它要待在这树上,看这曼妙花树在人间的光影流连。

聚八仙,琼花的变种。在暮春花瓣凋落之后,留下花骨。秋冬来看,在一朵花原来的位置,留下红、黑的子。这些子组合的图案,细看还是一朵花的形状。它让人想起风华已去,留下的这一簇花骨,在风冷枝上。

梓树,吾乡所见不多,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两棵。站在树下,让人想起桑梓之地。在故乡,有青青桑树和高大梓树。小时候,我养过蚕,桑树上有着喜欢吃嫩桑叶,故乡的某个角落站立着高大的梓树。那时我只认得桑树,不知梓树。

想看梓树的种子,须抬头仰面,它们像豇豆,一根一根垂挂在树上。梓树高三丈许,秋冬时,筋络透明的树叶变红黄,短“豇豆”已风干,变成深褐色。再往后,叶片落光了,短“豇豆”仍一根一根、一脸无辜地挂在高处,树是树,种子是种子。长种子、短种子、不长不短的“豇豆”种子,并不知草木种子。

枫杨的子,是养眼的翡翠绿,有腊质感。经过微温与炎热里的时光奔跑,到了秋天,戛然而止,枫杨的子变成了无光泽的深褐色,那些早已又坚又硬的子,没有一丝被风吹落的怯意,态度坚定地悬吊在纵横的枝上,像一段已然风干、挥之不去的旧时光。

梧桐,如果不是有人去采撷,也是“子不落”。梧桐是中国青桐,桐子不会轻易掉落。到了秋天,黄叶飘零,桐子缀在桐叶上,桐叶不下,桐子也不下,桐叶不落,桐子也不落。丰子恺有一幅漫画《深秋佳兴打桐子》,画中一男童拿着细长的竹竿在打桐子。

棟树子不肯去,守在树枝,谁说它只有苦?那只是人的幻觉与猜想,不然鸟怎么喜欢去啄食老熟的棟子。棟子不会轻易掉落,似要把一手好牌打到底,直至打翻打烂为止。子核就在棟果里,果肉尚未老烂,肉核尚未分离,果肉噗然而去,种子才能脱落开,冬天的鸟,只啄果肉,不食果核。只有棟子老得一塌糊涂,它被鸟雀的小爪子踢腾弄跌落了,被寒风的手拂过,丢地上。棟树子落地,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响,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乌桕子懒得最后,一树好看得乌桕叶落光,到最后,自己变成一树籽花。桕子待在大树上,籽粒爆开,宛若一朵一朵小花。桕子当然不肯离开,当然任由鸟啄。没有被吃的桕子,在一夜大风之后,落了一地的籽花。说是籽花,其实是树籽,只是不肯轻易掉落,演绎出一种草木性格。

树上种子不是不落,而是去意迟迟。它有天生的倔强。它与花朵不同,花开过,就顺其自然地掉落了,花的衰败,义无反顾地匆匆离去。而种子并不着急什么,它们在等待,也在期盼。等待一只鸟,将它叼到一处阳光充足、水源充分的地方;期盼一阵风,将它强劲鼓起,随着气流远去,落到它想去的地方。

子一落,掉入泥土,大地温润,便驻生须。

风且  
吟听

## 北国风光

□犁夫

很多年前,我在一本地理杂志里看到黄河“几字弯”的航拍图,浅黄的河水像条绸带,绕着一片翠绿的平原,旁边配着一行小字:“天下黄河富河套”。许多年后,我终于踏上这片土地,让它从纸上的符号,变成心底藏着温度的记忆——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血脉羁绊,而是一场远道而来的遇见,让我在陌生的风景里,读懂了另一种人间。

—

车子驶进河套平原时,正赶上4月的春风。风从阴山那边吹过来,裹着草原没散尽的寒气,又沾了黄河的湿润,扑在脸上不冷不燥,带着股特别的气息——有泥土的腥甜,有麦苗的清香,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沙粒感,像是这片土地在轻轻打个招呼。司机老周是土生土长的河套人,见我总往窗外看,笑着说:“这风啊,是河套的魂。春天吹醒庄稼,夏天吹凉地头,秋天吹熟麦子,就连冬天的风,都带着股子硬气,把雪吹得匀匀的,给地盖被子呢。”

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阴山,是在老周的指引下。那天我们从临河出发,往乌拉特中旗去,车子越往北,远处的山影越清晰。不是南方山脉那种浓绿叠翠的模样,阴山的轮廓很硬朗,像用墨笔在蓝天上勾出来的线条,灰黄色的山体上,能看见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褶皱,老周说那是“老天爷刻的年轮”。“你再细看”,他指着山的中段,“那一块颜色深些的,就是狼山,以前山里真有狼,现在少了,只剩岩画里还留着狼的影子。”

我跟着小李去了朔方城遗址,就在磴口县的一片荒滩上。远远望去,只有几处土黄色的夯土墙立在那里,像被岁月啃剩下的骨头。走近了才发现,土墙的缝隙里还嵌着碎瓦片,脚底下的沙子里,偶尔能捡到一小块陶片。“这就是当年朔方郡的治所,”小李指着一处较高的土墙,“那边是官署的遗址,这边是商铺的地基,以前这里可热闹了,中原来的丝绸、茶叶,草原的马匹、皮毛,都在这儿交易。你看这地面上,是不是比别处平?那是因为当年铺过大土砖,只是年代太久,都碎了。”

第一次站在黄河边,是在三盛公水利枢纽。黄河水缓缓流淌,水面上泛着细碎的光,远处的闸门像一道钢铁的门,把河水稳稳托住。岸边有个戴着眼罩的老人,正坐在小马扎上钓鱼,我走过去搭话,老人姓王,年轻时是渠上的护水员,现在退休了,每天都来河边坐坐。“你别看黄河现在乖,以前凶着呢。”老人手里的鱼竿动了动,“我年轻时见过黄河涨水,浑浊的水裹着草垛子往下冲,岸边的庄稼地都被淹了。后来修了这水利枢纽,它才算服了软,乖乖地给地里送水。”

□梁永刚

走近一座村庄,或多或少都会看到一些形态各异的树木,如同一个个慈眉善目的老人,安详地端坐在村庄深处,守望着日月星辰、流年四季和来来往往的村人。

那些树木,或是冠如华盖的皂角树,遮天蔽日为村人撑起一方阴凉;或是虬曲苍劲的槐树,瘦骨嶙峋中散发出长者的威严;或是苍皮鳞甲的榆树,沟壑遍布的皱纹里闪烁着温和的目光;或是葳蕤蓬勃的楝树,枝丫如掌稳稳托住斑驳的时光。

村庄里的人,有老中青之分,树的家族亦是如此。在乡间,百岁老人凤毛麟角,但年龄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的老树却并不难找。

乡谚说:“人老弯腰,树老焦梢。”人一老,腰易弯背易驼,树一老,树梢便会干枯焦黄。老人似老树,沟壑遍布的皱纹酷似裂树皮;老树如老人,遒劲弯曲的姿势,守卫着一村庄的人。

老人与老树,犹如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,与村庄休戚与共,述说着岁月的无情,



九曲黄河 犁夫 摄

时光里的  
河套印记

着,老人提起鱼竿,一条银闪闪的小鱼挂在钩上,他笑着摘下来,又轻轻放回河里。

—

在河套文化博物馆,我见到了一块巴掌大的汉代砖。砖面上刻着“屯垦”两个字,字迹已经模糊,边缘有些残缺,却放在玻璃展柜的最显眼处。讲解员小李说起这块砖,眼睛亮得像星星:“这砖是在朔方城遗址挖出来的,汉武帝时期,卫青收复了河套,3万人到这儿屯垦。你想啊,那时候没有机器,将士们穿着铠甲,拿着锄头,在黄河边开荒,把荒地变成良田,多不容易。”

我跟着小李去了朔方

城遗址,就在磴口县的一片荒滩上。远远望去,只有几处土黄色的夯土墙立在那里,像被岁月啃剩下的骨头。走近了才发现,土墙的缝隙里还嵌着碎瓦片,脚底下的沙子里,偶尔能捡到一小块陶片。“这就是当年朔方郡的治所,”小李指着一处较高的土墙,“那边是官署的遗址,这边是商铺的地基,以前这里可热闹了,中原来的丝绸、茶叶,草原的马匹、皮毛,都在这儿交易。你看这地面上,是不是比别处平?那是因为当年铺过大土砖,只是年代太久,都碎了。”

后来又去看了蜿蜒的秦长城,在乌拉特前旗的山里。那段长城是用黄土夯筑的,墙体不算高,却很厚实,顺着山势起伏,像一条黄色的巨龙,一头扎进远处的树林里。守长城的老张,家住附近的村子,守了这长城20年,“我爷爷就守过这长城,那时候还没这么多游客,他每天背着手,沿着长城走,看看有没有人破坏墙体。”老张蹲下来,用手摸了摸城墙的土坯:“这土坯还是用黄河水和的,穷得实,所以能存这么久。你看这上面的坑,有的是雨冲的,有的是以前打仗留下的

箭孔。”他指着一个浅坑,“我小时候在这儿捡过一个箭头,铜的,可惜后来丢了。”

在河套文化博物馆,还见到了一本泛黄的《河套文化》杂志,封面是阴山岩画的拓片,里面的文章都是手写的稿子,字迹工整。小李指着杂志里的那篇《阴山岩画初探》说:“此篇的作者是李教授,现在都80多岁了,依然在研究岩画。”我翻着杂志,纸页间带着股旧书的油墨香,忽然觉得,这些文字和那些岩画、长城一样,都是河套的记忆,只是一个刻在石头上,一个写在纸上,都在悄悄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过去。

—

在河套的日子,最难忘的是清晨的街边小店。第一次吃到烧麦,是在临河区的一家老字号。店主是对中年夫妻,男的揉面,女的包稍麦,动作麻利得很。“我们家这烧麦,用的是河套的羊肉,肥瘦刚好,再加点葱姜,包的时候要捏十八个褶。”老板娘一边包,一边给我介绍,“你等着,蒸出来皮薄馅大,咬一口能流油。”

不一会儿,一笼烧麦端上来,热气腾腾的,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粉红色的肉馅。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,羊肉的鲜香瞬间在嘴里散开,没有一点膻味,只觉得满口都是肉的嫩和葱的香。

老板娘笑着递过来一碟醋:“蘸点醋,解腻。再喝碗奶茶,咸香的。”我端起奶茶,喝了一口,温热的奶茶顺着喉咙下去,浑身都暖了。店里的客人大多是老街坊,进来就喊:“老板娘,来笼稍麦,再来碗奶茶。”老板娘应着,脸上洋溢着笑意,那场景,像极了自家的厨房,热闹又亲切。

后来又尝了河套的焖面,是在五原县城的李婶家吃的。李婶家的院子很

## 轻烟老树

感慨着人间的沧桑。人老了,经历了世间百事,便有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,随便哪一个老人都是一部生生的民间教材。

树一老,也老出了独特的韵致,老出了沧桑的意境,老出了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,像沉稳从容的哲人,又像是隐忍缄默的思想者。

人有记忆,树也有记忆,那一圈圈缄默无声的年轮,宛如一册册经年的典籍,承载了如晦的风雨和厚重的岁月,记录了风刀霜剑、寒暑旱涝。

在一座村庄里,老树无疑是居住最久的居民,也注定是最后的守望者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一代代的村人生老病死,油尽灯灭,老树却饱经沧桑,历久弥坚,站立成环抱的姿势,守卫着一村庄的人。

遥想当年,我们的先人或躲

避战火的纷扰,或接受移民的迁徙,扶老携幼,跋山涉水,筋疲力尽举步维艰之时,便停住了前行的脚步,开始寻一方理想之地,掘地为井,搭草为庵,种下几株树,安下一个家。即便土地再贫瘠,环境再恶劣,条件再艰苦,有了几棵树的相伴,就好像陡然多了几个伙伴、几个兄弟,浑身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,心里便有了霍霍燃烧的希望。

先人们讲不出什么大道理,却认准了一个朴素的信念,能栽活树的地方,人也能生存。先人种下的树越长越高,呈现出葳蕤之势,郁郁葱葱,罩住了篱笆围成的院落、轻烟缭绕的村庄。

老树春荣秋凋,人也在繁衍生息,一代又一代延续着,走了又来,来了又走,生生不息。人犹如一季又一季的庄稼,成熟,衰老,最终隐匿了身影,回归了泥土。而老树却岿然不动,岁岁枯荣,挺起不屈的脊梁,书写不败的传奇,彰显生命的亢奋,成为村庄不离不弃的老活计。

老树是一座村庄的凭依,撑起了祖祖辈辈不屈的信念。一棵老树的历史,就是一座村庄的历史,也是农人与土地、命运顽强搏斗的抗争史。春华秋实,岁月无声,静默守在村庄一隅的老树,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沧桑,积淀了厚重的乡村记忆,见证了人事更迭,与炊烟、草垛、河流、瓦舍,构成了一幅深远寥廓的水墨剪影。

老树很多,盘根错节,深扎于土中,蔓延在地下,触及大地的血脉,感知泥土的律动,如一张岁月织就的大网,打捞出村庄的前世今生。根是老树的脚,虽不会行走,却在丈量着村庄与大地的距离。一燕知春,一叶知秋,老树犹如一面古老的铜镜,照出了村庄的兴衰、枯荣。

村庄里的老树,如一方祭坛,让每一位离开故乡的游子,在梦境中一次次顶礼膜拜。历尽风雨沧桑的老树,是村庄生生不息的灵魂,是农人的老亲旧眷,是一株株生长在血脉中的庄稼。

内蒙古日报

## 青城雪纪事

(组诗)

□高金鹰

1

城,正被雪花穿透  
昭君的马鞍在博物院深处  
抖落最后一粒沙,雪就停了

满都海,长柳斜风  
揉碎的雪绒如梨花枝头颤悠  
大地的梦在冻土深处  
呢喃,麦苗来年还会在土默川  
土壤

长出秋天的三次方根  
此时,我正赶往旧城红砖墙的  
雪景

2

将军衙署雪中石狮子融化,  
露出  
清雍正九年的铆钉。将军的靴印  
留在青砖上  
驼峰撞碎冰河声正在涌动

大召广场,雪在彩幡上签名  
按下快门,有人从匾额的缝隙间  
牵出马队。铃声里  
结出手机壳背面的冰花  
这洋洋洒洒的雪绒,分明是为  
高原的喉结  
敷的退烧贴

3

雪落在昭君白玉雕像的红唇  
滑落胸前,冰洁一颗透明的心脏  
那未寄出的家书在展柜时空  
沉淀。汉瓦与钢构桥共享的弧  
度里  
有雪的反光  
加快屏幕中每块城砖排版的  
速度

融雪剂里析出古道瘦马的剪影  
新裁的云杉用年轮  
计算地铁隧道振动的频率

还在飘飞的晶莹,像昭君  
解开毛领斗篷  
将白色胎衣还给高原

4

雪从九十九泉救伦淖尔  
缺口涌来。从大青山嶙峋的  
脊骨  
剥落。昭君的耳坠在博物院  
解冻

一粒盐的重量,足够使整座城  
外卖货车灯上的冰雪融化

大黑河冰面裂变成经卷  
忧惚中战马鬃毛抖落的雪粒  
正撞击地铁隧道  
仿佛驼铃与鼓点碎成同一片  
晶格

5

雪,从高原的裂口崩解  
有人用它堆砌北魏的城墙  
却漏掉混凝土中的六块骸骨

呼和浩特的雪,正接入白塔车站  
曾经一条是河流一条是山脉的  
轨道

追赶雪的人,被自身影子锁住  
无人机镜头扫描大青山岩画  
输出一片液态的绿

古老的马蹄与共享单车的锁链  
在冰层下成环状时间

雪仍在滚落,以陶罐的弧度  
与数据流的速度  
洞穿行走的肉身与代码

此刻苍穹的雪崩都悬停在  
半空  
等你这把钥匙穿越

星诗  
空

李昊天 摄

日映山峦